有一种爱叫放手

　　你是从二楼冲了下来，和我迎面撞上，把瘦弱的我撞到了走廊边的花岗岩上。闻风而至的几个老师都跑上来关心地看我的脑袋，只有你战在旁边仿佛与自己无关一样说：“娇气包，就会哭”。

　　班主任狠狠地训斥：“你为什么要撞她？看你把她头皮都撞破了。”这时从旁边经过的几个别班男生对着你大声哄说：“哈哈，平哥，好牛，吃人家的豆腐！”你居然站在班主任旁边还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是啊，怎么样？服了吧！”脸色铁青的班主任居然没有让你写检查，而是大声说：你牛是吧？看我怎么惩罚你。”那天下午，我的目光不在教室里，而是留在窗外，因为窗外有个男孩正在走廊的花岗岩墙壁上从南蹭到北，从北到南。他那雪白的体恤己经变得沧桑无比，犹如讲台上的抹布一样。忽然他的目光投向我，我来不及躲避，正好和他迎面撞上，我原以为他会瞪我怎么惩罚你。”那天下午，我的目光不在教室里，而是留在窗外，因为窗外有个男孩正在走廊的花岗岩墙壁上从南蹭到北，从北到南。他那雪白的体恤己经变得沧桑无比，犹如讲台上的抹布一样。忽然他的目光投向我，我来不及躲避，正好和他迎面撞上，我原以为他会瞪我一眼，由于作者时间问题,没写完,待续…作者来了。

　　然后再朝地啐上一口。反正我是经常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那些在老师面前告密的人。不过他却对我笑了笑，做出一个当时流行的哆啦A

　　梦从口袋里向外掏东西的动作，并且他真的掏出了一根棒棒糖，从窗户扔了进来，正砸到我脑袋。我轻轻地“哎呀”一声，正在上课的班主任怒气冲冲站在他面前说“好啊，你小子还敢打击报复。我站在班主任身后，歉意地看了他一眼，他俏皮地对我吐了吐舌头。很奇怪，这个俏皮的动作让我对他充满了好感，但是班主任对他却没有一点欣赏，不仅让他继续蹭花岗岩墙壁，还下了个更惊人的规定：请继续把舌头伸出来。母校的很多老师都会记得一个夏日的下午，有一个男孩在走廊的墙壁上从南蹭到北，并且一直吐着舌头说：“好热”。那时的我是个很瘦弱的女孩子，经常、生病，也许是太多的药物让我变得内向而孤僻，就像有时太多的药物冶疗会让人发疯一样。所有老师都在脑袋里绷紧了一根名叫“成绩”的弦，而成绩优秀的我就是他们弦上的那根最锋利的箭。林平，我每次考试都会注意到他，因为每次公布成绩后，他总会走到我面前，敲敲我的桌子说：“这次我俩又是第一。”是的，贴在墙上的成绩表上面第一个名字是我，而他总是在最下面呼应着我的名字。那天晚上下了自习，当我走到自己的单车旁时，发现林轩正蹲在旁边满脸笑意地看着我。我警惕地问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他轻轻地摊开自己的手掌，一个气门芯静静北躺在他的手心。瞪着他冷冷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拔我的气门芯？难道这就是你的报复？无耻！”他指了指旁边一辆崭新的山地车说：“我没拔你的气门芯啊，是我的被人拔了，我能和你一起回家吗？”我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他，但是我却没有说话…